

## 韩翃《寒食》赏析

□张永芳(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  
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

——韩翃：《寒食》

这是一首七言绝句，作者韩翃，字君平，南阳人，是中唐著名诗人，大历十才子之一。他在天宝年间考中进士，但开始并未得到重用，在地方担任几年节度使幕僚后，便回乡隐居了。但他的诗名却传遍天下，许多篇章脍炙人口，有“一篇一咏，朝士珍之”（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）的美誉；甚至传入宫廷，得到皇帝的赏识。唐德宗时，知制诰的职务出现空缺，皇帝特令传韩翃入宫。当时还另有一个叫韩翃的人，也是进士，所以内臣奉旨后询问召见哪一个韩翃。唐德宗当即手抄《寒食》诗，并御笔批示：“予此韩翃。”于是，诗人韩翃一下子成为天子的近臣，受封为驾部郎中、知制诰，即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员。这不仅是一则文坛佳话，更是当时社会重视诗歌和诗人的例证；得到皇帝赏识的诗作《寒食》，自然也传为千古名篇。

从诗题即可看出，本诗是咏写寒食节的作品。寒食节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，即清明节的前三天。据说此节为纪念春秋时廉士介子推而设，介子推曾随晋文公出亡多年，而晋文公在回到晋国后大赏功臣时却将他遗忘，介子推便背着母亲到绵山隐居。后来晋文公反悔，多次征召介子推，他都不肯再出来。于是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，本意是逼介子推现身，介子推却不改初衷，终被烧死。晋文公闻讯大悔，下令在介子推被烧死的那天，即旧历三月初三禁止举火来纪念他，这便是寒食节的由来。不过，后世的寒食节定在清明节前三天，即旧历的二月二十四日，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禁火，即只能吃冷食，也就是事先做好的糕饼之类。另外的活动即郊游，尤其是妇女，往往“淡妆素服，提携幼女，分饷游息”（崔寔《四民月令》）。因而，寒食节是男女老少都喜爱的节日，也是最能反映世俗国势的重要日子。

韩翃的《寒食》诗，正生动地描摹出寒食节时皇都的蓬勃春景和皇室的雍容富贵，不仅是节日礼俗的真切再现，更是盛世欢歌的具体刻画。这样的诗作，当然颇合封建帝王的口

而且押“江阳”之韵，一韵到底，读来更觉抑扬抗坠，口颊生香。如果陈乐队于赤壁之上，孙季昌执后辈弟子之礼请苏东坡前来入座，邀歌唱家引吭而歌此曲，酒酣耳热之余，苏东坡该会抚髯一笑而连呼“不亦快哉”吧？

诗文贵独创，这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准则，更是文学创作的铁律。然而，独创并不是空穴来风，不是无源之水。出云的峰峦基于脚下的泥土山石，大江的浩荡渊于源头的

百川奔赴。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·邓恩曾说：“谁也不是孤岛一座，并非完整自足；人人都是欧洲的一小块，是大陆的一部分。”这一比喻，让我们联想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，传统与现代，以及彼此的依存与影响。从上述元曲家种种远偷及隐括的点金之术，不是也可以从一个并非主要的侧面，看到腹笥（学力）与创造（才力）的密切关系吗？

味，难怪它受到皇帝的直接赞赏。俞陛云《诗境浅说续编》便指出：“二十八字中，想见五剧春浓，八荒无事，宫廷之闲暇，贵族之沾恩，皆在诗境之内。以轻丽之笔，写出承平景象，宜其一时传诵也。”那么，这是怎样的一幅“承平景象”呢？不妨细作品味。

诗作的前两句：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”描写的是“五剧春浓，八荒无事”的皇都春景。“五剧春浓”，意谓皇都春色盎然；“八荒无事”，意谓天下太平。可见诗作所写，确与带有政治意味的“承平景象”相关。“春城”，不仅指季节，更是指地点，点明春色围裹的乃是皇都长安；“无处不飞花”，也不仅是对自然美景的描摹，更是对皇恩普降的歌咏。于是，在点出皇都之后，诗作更点出皇家园林的景物“御柳斜”，实际是将节令与宫廷、景物与皇恩联结为一体。特别提出“御柳”，正与当时的皇家节日礼俗相关。《唐辇下岁时记》记载道：“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。”也就是在寒食节到来时，用钻燧即钻木取火的方法，从榆树柳树中得到火种，称为“新火”，并赏赐给亲信的权贵大臣。如不明白这一礼俗，便很难读懂诗作的含义。贺裳《载酒园诗话又编》云：“君平以《寒食》诗得名。宋亡而天下不复禁烟，今人不知钻燧，又不深习唐事，因不解此诗立言之妙。”

因诗作本意在歌咏皇朝，所以写出春景后，便转为皇室礼俗的述写。诗作的后两句：“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写的是寒食节当日傍晚，宫廷将“新火”的火种分赐给权贵之家，让权贵们分享皇室的荣华富贵。前引贺裳《载酒园诗话又编》即评述道：“如‘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’二语，犹只淡写。至‘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’，上句言新火，下句言赐火也。”在寒食那天，能得到皇室赏赐的火种，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礼遇，所以接受者都引以为荣。元稹《连昌宫词》便咏写说：“初过寒食一百六……宫中特敕

许燃烛。”诗人窦叔向的诗作《寒食日恩赐火》更直接写出自己得到赐火恩遇时的感激之情：“恩光及小臣，华烛忽惊春……幸因榆柳暖，一照草茅贫。”“汉宫”，系以汉代唐，实指唐朝宫廷；“传蜡烛”，分发用蜡烛传载的新火火种；“五侯”，本指汉末外戚梁氏与王氏俱一族五人封侯的鼎盛气象，此处喻指所有的权贵之家；“散轻烟”，指得到新火后权贵之家举火为炊的太平气象。

全诗充溢着对皇都春色的陶醉和对盛世承平的歌咏。其大意略谓：又到了杨花柳絮满城飘飞的寒食节，都城长安春意盎然；骀荡的东风款款吹来，拂动着上林苑的御柳枝条轻摆。转眼已到了斜晖残照的黄昏，从宫中驰出分送新火火种的使者；得到御赐火种的权贵人家，很快便冒出举炊的轻烟。

由此可见，《寒食》诗只是一首描摹盛世春光的感兴之作，不过是用白描手法写实，刻画皇室的气派。桂天祥《批点唐诗正声》即评述说：“禁体不事雕琢语，富贵闲雅自见。”如此理解，也就很容易解释唐德宗何以欣赏此诗了。但是，“诗无达诂”，历代讲解此诗的学者，也有另外的理解，其要点就是本诗并非颂诗，而是讽喻之作。具体的讽刺对象，则有两种看法。一种看法是本诗乃讽刺杨贵妃的得宠。贺裳《载酒园诗话又编》云：“此诗作于天宝中，其时杨氏擅宠，国忠、钁与秦、虢、韩三姨号为五家，豪贵荣盛，莫之能比，故取汉王氏五侯喻之。即赐火一事，而恩泽先沾于戚畹，非他人可望，其余锡予之滥，又不待言矣。寓意远，托兴微，真得风人之遗。”另一种看法更为普遍，即认为本诗乃讽刺唐代专权的宦官。吴乔《围炉诗话》云：“唐之亡国，由于宦官握兵，实代宗授之以柄。此诗在德宗建中初，只五侯二字见意，唐诗之通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黄叔灿《唐诗笺注》亦云：“‘散入五侯家’，谓近幸者先得之，有托讽意。”（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编者蘅塘居士也认为：“唐代宦官之盛，不减于桓

灵，此诗托讽深远。”（《唐诗三百首注疏》转引）如这样理解，“五侯”的出典也有不同，乃是指汉末单超等五个宦官同一天被封侯的史事。有的学者虽然同意本诗有讽喻意旨，却不肯坐实具体对象，笼统地认为讽喻的是当时的权臣。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便提出：“五侯或指王氏五侯，或指宦官灭梁氏五侯，总之先及贵近家也。”此外，还有人认为此处刻画富贵之家的受宠，是为了衬托贫寒之家的孤苦，也就是抒发寥落文人的愤懑情怀。《读雪山房杂著》即云：“韩君平‘春城无处不飞花’，只说侯家富贵，而对面之寥落可知，与少伯‘昨夜风开露井桃’一例，所谓怨而不怒也。”这一说法也不为无因，初唐著名诗人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，就在渲染权贵“玉辇纵横过主第，金鞭络绎向侯家”的豪奢骄纵之后，描写了儒生的寒苦寂寥：“寂寂寥寥扬子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。”因而，说权贵家的受宠繁华，更反衬出失意人的落寞贫寒，并非空穴来风。

不过，这些不同的理解，只能说是后辈解诗人的个人感受，无妨聊备一说，却不必盲目认可。唐代皇帝对当时诗歌的理解，应当比后人的推测更准确；唐德宗对《寒食》的赏爱，想来不会有失误，他绝不会看不出诗中的讽喻之意，错将讽刺看做歌颂。当代学者早有人指出：“有不少人认为是德宗将诗中的讽刺误会为歌颂了。其实，这条资料正好说明本诗原本并无讽意。因为唐代帝王一般都很懂欣赏诗作。”的确，德宗并非白痴，不会挨了骂还满怀赞赏。认为本诗含有讽喻和反衬的寓意，未免有胶柱鼓瑟之失。还是老老实实在地把本诗看作颂诗，似乎更贴近原意。

本诗的艺术成就，主要有两点：一是思绪绵密，结构严谨。诗作仅四句，但多有转折。从内容看，由写景物转入咏礼俗；从空间看，由皇城转入御苑，又由皇宫转入权贵门第；从时间看，由白天转入日暮；从感情看，由平和转为庄重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多重转折，使得本诗尺幅兴风、盆水

生波，在简短的篇幅中跌宕起伏，引人寻味。

《唐诗笺注》对此作有评述：“首句逗出寒食，次句以御柳斜三字引线，下汉宫传蜡烛便不突。”二是用字精妙，准确传神。如“飞”字、“斜”字、“传”字、“散”字，不仅本身不可移换，而且相互照应。徐增《而庵说唐诗》对此有细微的评述：“不飞花，飞字窥作者之意。初欲用开字，开字不妙，故用飞字。开字呆，飞字灵，与下句风字有情。东字与春字有情，柳字与花字有情，御字与宫字有情，斜字与飞字有情，蜡烛字与日暮字有情，烟字与风字有情，青（轻）字与柳字有情，五侯字与汉字有情，散字与传字有情，寒食二字又装叠得妙。其用心细密，如一匹蜀锦，无一丝跳梭，真正能手。”

如此思致细密的诗作，却又并无雕琢匠气，确实难得。

#### 本刊单本、合订本存刊

2002 年合订本(1—6 期)	50.00 元
2003 年上半年合订本(1—6 期)	50.00 元
2003 年下半年合订本(7—12 期)	50.00 元
2004 年上半年合订本(1—6 期)	50.00 元
2004 年下半年合订本(7—12 期)	50.00 元
2005 年上半年月刊合订本(1—6 期)	50.00 元
2005 年上半年月刊合订本(7—12 期)	50.00 元
2005 年下半年月刊合订本(1—6 期)	50.00 元
2005 年下半年月刊合订本(7—12 期)	50.00 元
2006 年上半年月刊合订本(1—6 期)	50.00 元
2006 年上半年月刊合订本(7—12 期)	50.00 元
2006 年下半年月刊合订本(1—6 期)	50.00 元
2006 年下半年月刊合订本(7—12 期)	50.00 元
2003 年单本 1—12 期	每本 7.50 元
2004 年单本 1—12 期	每本 7.50 元
2005 年上半年月刊单本 1—12 期	每本 8.00 元
2005 年下半年月刊单本 1—12 期	每本 8.00 元
2006 年上半年月刊单本 1—12 期	每本 8.00 元
2006 年下半年月刊单本 1—12 期	每本 8.00 元